

近年来,土耳其军队四面出击,其背后有塑造态势、因应形势等多重考量——

土耳其缘何劲打“军事牌”

■海镜



沿岸的萨瓦金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建起土耳其最大的海外基地、培训索马里人打击极端组织“青年党”。土还计划与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磋商,以开辟新军事基地,将军力投射到中亚、南亚和东南亚。

土军四面出击背后: 主动塑造与被动应对并存

近年来土耳其四面出击的军事政策,由内外多重因素促成:既是主动选择,也有被动因应;既解决当前难题,也为未来发展铺路。

第一,因应国内民意,确保执政地位。正发党上台近20年来,秉持“新奥斯曼主义”和“战略纵深”等理念,主张突破“东西方桥梁”的角色定位,重拾奥斯曼帝国政治和宗教文化遗产,进而谋求伊斯兰世界和突厥语国家的“领导者”地位,因而深得民心,得以长期执政。近几年来,土经济发展受阻,政府急需转移国内矛盾,重聚和再振民心。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是奥斯曼帝国“丢失的领地”和土“国父”凯末尔战斗过的地方,对它们进行军事干预,有利于调动民族情绪。

第二,北约自身凝聚力下降,土耳其政策自主性则相应增强。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自诩“史上最成功联盟”的北约,成员国军事优先关注度日趋多样化,分歧和矛盾在所难免。美欧之间乃至欧

洲各国间近年来尚且摩擦纷争连连,更何况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地缘环境与西方迥异的土耳其?由于美欧与土耳其在中东利益产生分化甚至冲突,土在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意愿上,都难以兼顾自身雄心和北约共同战略目标。

第三,周边安全环境复杂严峻,土耳其不得不努力作为。土耳其地处欧亚结合部,东南紧靠战乱不止的中东“新月地带”,东北与危机四伏的高加索地区相邻,北隔黑海与强大的俄罗斯相望,西抵著名“火药桶”巴尔干半岛,西南隔爱琴海即是“老冤家”希腊,南方地中海上坐落着分裂的塞浦路斯岛,隔海可远眺动荡不断的北非。众多周边热点都关乎土重大利益的维护和扩展,土既不能也不会置身事外。为积累与本地区内外各强国博弈的筹码,土耳其动起干戈来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谋局”亦是“入局”: 土耳其军事行动成败变数多

土耳其拥有当前中东第一大经济体量和除以色列外最强的军力,因而颇具频频用兵的底气。但土在主动“谋局”的同时,亦需直面诸多风险挑战。

首先,与北约关系的阴晴起伏,决定土耳其军事政策的基本盘。土耳其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游走乃至不时独自“暴走”,意在抬高身价、打破与北约关系的

军眼观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军主办的“环太平洋-2020”军事演习规模大幅缩水,不仅时间由一个月缩减为两周,参加的国家数量和舰艇数量也锐减。今年3月6日,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基里诺曾宣布本届环太平洋军演将有至少26国参加,但最后只有10国参加。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仍不出意料地出现在了参演国的名单中。

澳大利亚与美国是盟友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其国家安全、军队建设、国防研究和技术开发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美国的帮助。对美国而言,澳大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区影响力,有助于美推行自己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特别是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不断上升,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支点国家。

近年来,澳大利亚紧密配合美国,不断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范围,在外交磋商、战略规划、防务合作、联合军演、情报共享和技术转让等方面,与美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机制。

根据两国签署的驻军协定,美国可以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基地驻军达2500人,这将极大加强其对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等关键通道的控制。澳大利亚在不久前发布的《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中,也特别强调将印太地区作为未来国防规划的重点方向,主张发挥印太地区支点国家的作用。

此外,美澳还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联合演习、联合训练和联合行动。两国每两年举行一次“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以战略预警、导弹防御和“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等为演练内容,不断增强两军的协同行动和作战能力。7月21日,澳大利亚包括“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在内的5艘舰艇,与美国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了大规模海上演习。

不久前,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外长和防长“2+2”会谈在华盛顿结束,双方讨论了如何在印太地区和全球范围深化所谓的“牢不可破盟友关系”,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更加强在南海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在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防御技术上的合作。

此次会谈是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的首次部长级出访,而且也是前往全球疫情“震中”美国,显示了澳大利亚对此会谈的重视程度。美国驻澳大使卡瓦拉斯表示,这是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美澳部长级会谈,是对美澳同盟进行的一次加强之举。此次会谈中,两国还计划成立一个新的双边小组,以协调“印太军事联合行动”中有关硬件和人员部署等问题。

然而,看似同步的合作中,澳大利亚方面仍传递出一些不同的信号。虽然美国意图拉拢澳大利亚紧跟自己的脚步,但澳方却在记者会上强调两国平等的平等关系,称澳方的所有举动都是

美澳深化军事合作「同步不同调」

■方晓志 杨琦

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澳大利亚的立场是我们自己的立场”。虽然两国承诺在南海及印度洋“加强和规范海上合作”,但澳大利亚拒绝和美国共同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强调将依据国际法“过境航行”。

从未来发展来看,美澳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然而,只要美澳军事合作中“美主澳从”的框架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变,这种合作就摆脱不了美式霸权烙印和霸凌的特点。这将持续为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也必然损害澳大利亚的立场和利益。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武警特警学院)

珍珠港海军基地——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大本营

■郭舜



障能力有了飞跃性提升。美军“约克城”号航母在珊瑚海海战后受损较重,本来预期须修理3个月。依靠珍珠港基地修理舰船的能力,紧急修理仅用时3天,工期大大提前,顺利赶上中途岛海战。

如今,珍珠港经过长期修建、扩建和改建,已成为一个设施完善、装备先进的现代化海军基地。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航空兵、后勤、海洋研究系统的司令部,均设在这里。基地不仅有可供停靠各型舰艇的码头、补给中心、弹药库、燃料库、大型干船坞,还有能修理各类舰体及其武器、装备的修理厂,及为舰员服务的8500多套住房和各种设施。目前,该港有40多艘舰船以其为母港,还驻有大量的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后勤保障部队,另设有两所高级海校、两所初级海校和一所潜艇训练中心,总数

近45000人。据外媒报道,美军在珍珠港内已建成珍珠港-希凯姆海军联合基地。驻扎在此的太平洋舰队作为美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活动范围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大部分海域,下辖有美国海军第三、第七舰队,拥有6个航母编队打击群。该基地还部署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以及海基X波段雷达。自2010年后,F-22“猛禽”战斗机也部署在了希凯姆空军基地内。作为美西太平洋军事基地和美本土西海岸军事基地的连接纽带,珍珠港海军基地既是支援亚太美军的战略后方,又是美国本土的防御前哨。

上图:珍珠港内的亚利桑那舰纪念馆。新华社发

利用战乱和疫情展开报复性袭击,借助地形玩“老鼠躲猫”游戏——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死而不僵

■魏岳江

据“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麦肯齐8月12日警告说,“伊斯兰国”的残余分子正试图在叙利亚西部恢复实力。他同时表示,希望在多年后,伊拉克、叙利亚和世界各地的安全部队能依靠自身力量打击“伊斯兰国”的任何活动。

今年初,伊拉克议会投票通过了外国部队从伊拉克撤军的决议。麦肯齐的话,固然有为驻伊美军赖着不走寻找理由的意图,但“伊斯兰国”利用地区动乱和疫情冲击之机不断复苏,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于8月6日晚袭击了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市东北方向的一处军事基地,导致2人死亡、4人受伤。有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伊斯兰国”已制造超过430起袭击行动,其中4月份的袭击数量是1月份的两倍。

早在2017年底,伊拉克就宣布取得了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也于2019年10月26日在美军的一次斩首行动中死亡。然而,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并未被斩草除根。据联合国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多达1.8万人。其一方面利用叙利亚、伊拉克战乱和受新冠疫情影响

冲击之机,频繁在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叙利亚东部以及叙伊边界沿线活动,伺机发动夜间袭击、绑架、自杀式炸弹袭击等行动;另一方面,其也在利用当地失业、贫困、饥饿、疾病、压迫等状况发展力量。报告显示,“伊斯兰国”依然保留着筹融资渠道,具有支持恐怖袭击的财力。

与此同时,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给了“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的机会。库尔德武装一直是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之一,但美国听任土耳其军队在叙东北部边境对其发起军事打击,导致两者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同盟关系解体。土耳其的军事压力,还大大削弱了库尔德武装对“伊斯兰国”在押人员监管能力。已经有部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借机越狱,这不啻于放虎归山,遗患无穷。

此外,“伊斯兰国”还在阿富汗、利比亚、菲律宾、埃及、尼日利亚等地不断渗透,建立新的分支。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国”恐怖活动并未销声匿迹,还企图借全球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之机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有媒体报道称,“伊斯兰国”结构依旧完整,仍然能够协调发动攻势或分散作战。

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国”总结其与美国作战的经验教训,试图调整策略,把有生力量分散部署到山区、

洞穴、隧道等空间,打起了游击战。

在伊拉克迪亚拉省、基尔库克省和萨拉丁省交界处的哈姆林山区,部分“伊斯兰国”残余力量凭借易守难攻的复杂地形,玩起了“老鼠躲猫”的游戏,企图以此保存其有生力量,伺机卷土重来。这里的洞穴群,是之前的石油公司使用的,其混凝土结构的坚固程度,足以承受联军车辆在上方驶过的重量,可以用来储存武器、藏兵屯粮、隐蔽机动、躲避侦察。有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还会在反恐部队过去后,爬出来跟在其后,伺机攻击其不备。在战事不利时,其还会在败退中预先埋设大量的路边炸弹,迟滞对方的行动。

在伊拉克方面下达“逐客令”之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美国盟友纷纷以疫情为由宣布从伊拉克撤军,这也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越发名不副实。虽然美国不久前把针对巴格达迪的继任者毛利的悬赏金额从500万美元涨至1000万美元,但正如巴格达迪之死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的彻底消灭一样,即使毛利被击毙也并不意味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最终的胜利。未来,不论是驻伊美军全部撤离,还是对“伊斯兰国”剿而不灭以实现长期在伊驻军,都会给“伊斯兰国”留下卷土重来的空间。

兵史地志

在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军演中,美珍珠港海军基地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珍珠港海军基地,位于夏威夷群岛瓦胡岛最南端海岸地区,距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13千米。经过长期建设,业已成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前沿海军基地。该基地地理位置独特,配套设施完善,是美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指定珍珠港为美国海军基地。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为应对迅速崛起的日本海军力量,遏制其在太平洋上的扩张,美海军积极着手扩充军备。1941年,罗斯福下令将太平洋舰队调往夏威夷,进驻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分两个波次用350余架舰载机对珍珠港猛烈打击,使美海军太平洋舰队遭受严重损失,包括全部8艘战列舰在内的18艘各型舰船被击沉或不同程度损伤,战机损毁180多架,伤亡3500余人。但珍珠港是浅水港,加之美军强大的维修、支援和保障能力,8艘主力战列舰除“亚利桑那”号外全部被打捞出水。不到4个月,其中的3艘就已经恢复了战斗力。

1942年8月,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大楼竣工,珍珠港海军基地成为太平洋战场的指挥中心。同时,这里的综合保